

如何以「皇上回来了，怀里抱着一个生死不明的女人」为开头写一篇小说？

皇上回来了，怀里抱着一个生死不明的女人。

是个野女人，但据说舍命救了皇上，早上起来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就扶住了额头。作为后宫之主，我知道我有的忙活了。

要说皇上也会挑时候，今儿正是初一，众嫔妃请安的日子，待会儿后宫的女人们往凤仪宫一聚，那可不得热闹了。

果不其然，我一坐上主位，底下的嫔妃就叽叽喳喳起来，好不喧闹。

「皇后娘娘，这可如何是好……」

「皇上这不合规矩……」

「臣妾私以为……」

我懒懒散散地睁开眼睛，扫视了众人一圈，碍于我的威压，底下的女人齐齐住了嘴。

众人不敢作声，唯有丽妃仍是一副不屑一顾的模样，她并不在意，却又带了三分将门嫡女的傲气，「不过是个民间女子罢了，算什么东西。」

我端起茶杯，仍是得体端庄的皇后娘娘。

「好了，有事说事，」我慢慢悠悠地喝了一口茶，「没事就都散了吧。」

我并不肯提这件事，众人虽心急但也无法。听说皇上昨儿半夜回来的，抱了一个生死不明的女子就进了乾清宫，眼下太医院所有太医都在乾清宫候着呢，这架势弄得后宫人人皆知，但是偏生乾清宫消息封锁的严实，谁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又闲话了几句，众人也无心留在凤仪宫里，我慢慢悠悠站了起来，扶正了头上的凤钗，「若有愿意的，就随本宫去乾清宫看看。」

那些个人微言轻的自觉退下，身居主位的也不愿意去讨个没趣，唯有丽妃仗着母家和帝宠，跟着我去了乾清宫。

乾清宫里多少有点气氛低沉，进了乾清宫大门就听见茶碗破碎的动静，苏长升的徒弟小春子恭恭敬敬迎了上了，尚未行礼就被我止住，「你师父呢？」

「回皇后娘娘的话，师父在里边伺候着呢。」

「那民间女子，是什么情况？」

「这个奴才也不清楚，只是皇上对那位姑娘上心的很，眼下太医院给不出方子，皇上正生气呢。」

我点点头，示意他通报一声，好半天却是苏长升亲自迎了出来，示意我进去，却恭恭敬敬地把丽妃迎到一边，「丽妃娘娘，皇上这边实在是忙得走不开，特特叫奴才请娘娘到侧殿喝喝茶水暖暖身子……」

丽妃傲气，倒也不蠢，皇上摆明了不想见她，她气咻咻地瞪了苏长升一眼，不情不愿地转身回去了。

我这才走进了乾清宫的主殿。

外殿里太医跪了一地却是不敢作声，小春子则恨不得把脑袋摘下来塞进袖子里，皇上坐在床榻边紧皱眉头，压抑着好大火气，床上层层床幔遮挡着，隐约能看见是个女子。

她躺在那里无声无息，一只手还被皇上握在手里。

「皇后怎么来了？」皇上刻意压低了声音，却压不住他的烦躁之意。

「臣妾听闻皇上昨夜带了一位重伤的姑娘回来，特意过来瞧瞧这位姑娘。」

「嗯，」皇上点点头，仍是压抑不住的焦虑，「莲儿救了朕一命。」

「她伤在腹部，实在是伤势过重，朕这才带她回宫诊治的。」皇上冲我解释一句，随即有些火气地说道，「朕花这么多银子

养着的太医院，连个方子都开不出来，一群废物。」

「皇上莫要忧心，莲儿姑娘既是护驾有功，自然要太医院尽力诊治，臣妾想着这位姑娘既是伤了身子，必然是失了血气的，臣妾的外祖父前些日子送了些补气血的含丹入宫，臣妾想着莲儿姑娘用得上，这就拿来了。」

「皇后有心了。」皇上点点头，实在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，只是勉强打起精神来应付我一两句，「朕知道宫里最近传闻不少，皇后辛苦，也压一压。」

「是。」我说着，便是往前走了几步，这才看清帐子里的姑娘的面容。

算不上美艳，倒是个清秀佳人，因着高烧的缘故两颊绯红，反添几丝楚楚可怜的意味，倒也有人怜惜。

我心下了然，看过了也没什么意思，随口和皇上再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闲话就告辞了。

皇上也无心留我，只说天气冷了，叫我坐轿子回去。

我出了乾清宫，文杏迎上来扶我，我叫轿子先回去，由着文杏扶着我沿着宫道一步一步走回了凤仪宫。

天冷了，宫里也寂寥，到处都是安安静静的，今儿太阳倒是正好，只是宫里实在是太过肃静了，这日光照着人身上，竟也没什么暖意。

文杏担忧我，试探性地开口了，「娘娘……」

「走吧，」我平静极了，「马上就要裁冬衣了，宫里又有得忙活了。」

各处的炭火吃食衣饰又是一笔极大的开销，我自觉往后又要忙了起来，还得细细盘算，不能落下哪一处才好，哪有功夫去计较一个民间女子。

不过是个趣儿罢了。

2

这位莲儿姑娘在乾清宫足足住了一个月。

前朝后宫怨声一片，据说弹劾这位莲儿姑娘的折子堆满了御案，太后娘娘虽有心劝一劝皇上，但是架不住皇上铁了心思要留人，谁还能去把那女子从龙床上拽下来不成，后宫里的怨声也不亚于前朝，只是碍于我的压制，一时间也没有敢闹到乾清宫自讨没趣的。

丽妃傲气，却也吃醋了，瞧她脂粉下压不住的黑眼圈，我就知道她这几天都是睡不好的，不过是强撑着罢了。

后宫的女人这些天，又有哪个是睡得好的。

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这宫里，只怕又要多一位宠妃了。

.....

眼见一月有余，这个民间女子的伤口好得差不多了，我这才慢慢悠悠地进了乾清宫的大门。

皇上正在内殿里看书，那位护驾有功的莲儿姑娘坐在龙床上一口一口地喝着汤，见我来了，多少有些不自在，却不知道该见什么礼。

「皇后怎么来了？」皇上抬头看了我一眼，转而放下手里的书。

「臣妾今儿来，也是为了莲儿姑娘一事。」我笑意盈盈地走到皇上身边，假装殿里没有第三个人。

那女子怯生生的，小声插嘴道：「皇后娘娘，民女名为邓莲儿。」

「莲儿来自民间，实在不懂宫里的规矩，」皇上轻咳一声，又怕那女子再冲撞了我，「皇后与朕出来说吧。」

我和皇上出了内殿，转身便看见堆满了御案的奏折，皇上摸摸鼻子，颇有些心虚。

「眼见邓姑娘的伤势大好，再住在乾清宫，总归是不合规矩的，不知皇上准备怎么安置邓姑娘？」

「朕想纳莲儿为嫔，封号就取个莲字。」皇上说道，「重华宫还空着，等开春了让莲儿搬过去便是。」

「皇上，邓姑娘初入宫，又是民间女子，若是直接封嫔，只怕太高了些。」

「莲儿救了朕一命，」皇上有些微微不高兴，「配得上一个嫔位。」

「皇上，仁和四十年，楚婕妤为皇上挡过一刀，伤及喉部，从此春冬不能出门，夏秋不能用冰；怀化三年，周才人替皇上挡了一杯毒酒，当场就没了；怀化五年，孙嫔替皇上挡了一箭，伤及腹部，再不能生养。」

我端起茶杯数叶子，话里的意思不必再说，这后宫里美人救英雄也不是什么新鲜事，若是厚此薄彼了，寒了旁人的心，下一回皇上估计就要见先帝去了。

孙嫔的父亲是礼部尚书，楚婕妤的祖父是户部侍郎，就连去了的周才人，也是中书令之女，一个民间女子，凭什么踩在她们头上。

皇上想了半天，属实无奈，若真是给邓莲儿直接封了莲嫔，前朝后宫不把乾清宫闹翻了天才怪。

我见皇上多少还有几分理智在，这才开始劝他，「皇上留邓姑娘在乾清宫养伤这些日子，前朝后宫有多少不满，皇上也是知道的，如今邓姑娘伤势大好，再留在乾清宫，可真是要被扣上惑主的帽子了。」

「何况邓姑娘家世不显，若是越矩封嫔，可不是把她推到了风口浪尖上。邓姑娘出身民间，宫中规矩又多的很，若叫旁人拿住了错处，皇上也不好偏袒。」

「不若等两年，等邓姑娘熟了宫里规矩，也为皇上诞下一儿半女，开枝散叶之际，封嫔封妃也是名正言顺的。」

「皇后言之有理。」皇上顿了一顿，点点头。

「只是依皇后看，朕该怎么安置莲儿？」皇上说着拉过我的手，我不好挣开，也是避重就轻地说道：「臣妾想着玉兰轩如今空着，倒不如让邓姑娘住过去。一是玉兰轩没有主位，邓姑娘住进去也自在，二来玉兰轩离乾清宫也不远，院里还栽了数十棵玉兰树，风景优美又安静，三来玉兰轩早些年还搭过小厨房，若是邓姑娘吃不惯宫里的吃食，也可以另做。倒叫臣妾再挑不出更合适的地儿了，皇上觉得如何？」

趁着皇上思索的空儿，我假装挽头发，很自然地收回了皇上握着的手，娴静地坐在一边，等皇上决策。

皇上思索半天，见我句句都是为邓莲儿着想，一时间也想不出什么不妥，「就依皇后的意思便是，朕也许久不曾去皇后宫里了，朕今晚过去。」

皇上拍拍我的手臂，自顾自地起身，我也自觉，眼见皇上和邓莲儿有体己话要说，找了个借口就走了。

3

后宫里女人多，是非也多，这话儿传得也快。

我前脚刚回了凤仪宫，后脚孙嫔就急急地找上了门。

「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。」孙嫔生得美艳，眉眼间却萦绕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哀愁之意，我记得她入宫前也是个冷清性子的美人，如今入宫五年有余，也是恭顺温婉的模样了。

「大冷天的，妹妹怎么过来了？」我心下了然，她多半是为了邓莲儿一事而来，只是不知是谁舌头太长，传话这般快。

「臣妾听闻，皇上带回来的那位女子，是打算封嫔的？」

我由着文杏替我净了手，这才从从容容地坐下，「这是哪里说的话？」

「阖宫里都在说，皇上已经着人修葺重华宫了，那女人是要封嫔的……」

「你放心，」我拍拍孙嫔的手，「她越不过你去。」

孙嫔不能生育，皇上就不太宠她，她也鲜少往我面前凑，如今提到痛处，也没忍住落下泪来。

「你的功劳，皇上和本宫都记在心上呢，你的苦楚，本宫也知道，」我示意她擦擦眼泪，「前几日山东进来的阿胶，皇上还嘱咐本宫，要单独留一份给你呢。」

「臣妾自然念着娘娘的好，娘娘待臣妾实在不薄，阿胶燕窝、蜀锦绸被，娘娘哪回落下过臣妾……」孙嫔性子要强，匆匆擦干了眼里，整理好了仪态，这才勉强露出一抹笑容，「是臣妾失态了。」

我知道她心里苦，也只得捡几句家常话来安慰她，翻来覆去不过是一个意思，总归是哄着她莫要多想罢了。

孙嫔坐到下午这才回去，皇上的旨意下来了，邓莲儿护驾有功，着封为才人，赐字号莲，赐居玉兰轩。

莲才人。

4

傍晚皇上如约过来了，我带着栎儿在宫门口等他。

「你不去陪你皇祖母，怎么跑到凤仪宫来了？」皇上故作威严，栎儿不过六岁，多少有些害怕皇上。

「是臣妾叫栎儿过来的，」我打着圆场，「臣妾想着，今天晚上一家人吃个团圆饭。」

「嗯，」皇上点点头，「朕也许久未考校栎儿的功课了，不如今天朕就来问问你。」

栎儿养在太后身边，功课倒也未曾落下，父子二人一个问一个答，便也很快到了晚膳的时候，我进来时，皇上在给栎儿讲《易经》，栎儿听不懂，但是又不得不强撑着陪着皇上。

「皇上，」我笑意盈盈地打断了他，「栎儿四书五经读得还不通透，但也不必急于一时，如今天冷了，臣妾备下了莲藕鸡汤，皇上不如和栎儿喝几碗，暖暖身子再温书？」

「也罢，」皇上点点头，对栎儿说道：「随你母后吃些东西去吧。」

我牵着栎儿，跟在皇上后面上了桌，初初用了个半饱，太后身边的祝姑姑就来接栎儿回寿康宫了。

「母后这是有多怕朕难为栎儿？」皇上随口一笑，随即叫栎儿随祝姑姑回去了。

「栎儿今日的课业还没完成呢，」我替皇上盛了一碗汤，「母后说小孩子的课业一定不能拖沓，所谓今日事今日毕，要打小养成好习惯。」

「嗯，母后把栎儿教的很好，」皇上喝了汤，「皇后也教养的不错。」

栎儿是中宫所出的嫡长子，也是现下皇上唯一的孩子，他所负的期望之重，自然不必明说。

「栎儿是个好孩子，」我笑了笑，「总归是长不歪的。」

5

用了晚膳，皇上先上了床榻，却见我久久不来，不由得有些奇怪。

「皇后做什么去了？」

「皇上恕罪，」我面带凝重，「安嫔突然身子不适，这才传了太医，臣妾实在有些担心，这才在这儿等等消息。」

安嫔在闺中的时候就是我的小跟屁虫，入了宫仍是喜欢跟着我，她年纪小，性子也毛躁，事事都靠我解决，我一向护她如亲妹子，但是她打小也皮实，如今急急地传了太医过去，只怕有什么不好。

不一会儿就有小太监来报，说是安嫔有喜了。

我笑逐颜开，却转而有些凝重，当即披了外衣要去永宁宫看她，顺带着拉上了已经准备就寝的皇上。

永宁宫里已经来了不少嫔妃，位高如淑妃丽妃都来了，如今见我二人来了，都纷纷跪下行礼。

这着实是件喜事，皇上冷淡后宫，这么些年，除了栎儿和早夭的大公主，居然没有一个孩子出生，皇上子嗣少，前朝后宫都着急，奈何没有嫔妃怀孕，手下人也不能扒了皇上的衣服逼着他耕耘不是。

安嫔躺在里间，见我进来，笑嘻嘻地要坐起来，却被我按倒，「快躺下。」

「姐姐，我们要有女儿了。」安嫔生的讨喜，笑起来眉眼弯弯的，引得旁人也忍不住发笑，她摸着自己的肚子，「二公主。」

「你啊，」我戳戳她的眉间，「这般毛躁，怎就弄得阖宫皆知的，也不知道遮掩些。」

我低下声去，安嫔也后知后觉自己毛躁，心虚地说：「这不是有姐姐呢，我也没想那么多。」

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叫众嫔妃各自散去，只能代她好生敲打了永宁宫的众人，顺手把侧殿的齐才人挪去了嘉和居，和莲才人做邻居。

皇上起驾回了乾清宫，我则仍在永宁宫里待到了深夜，文杏带着安嫔身边的大宫女教她们怎么查验熏香等物，安嫔则靠在我的肩上，「姐姐。」

「嗯？」

「方才太医说我有了身孕的时候，我不知为何，就觉得，她应该是姐姐的女儿。」

不知怎的，我听了这话却后背一凉，「不许胡说。」

「她是你的女儿，你得亲自教养她长大知道吗。」

「我的女儿就是姐姐的女儿，」安嫔撒着娇，「我不会教养女孩，就要姐姐教养。」

「姐姐在闺中的时候就是京城有名的才女，有姐姐教养，我才放心呢。」

我沉默了一会，「若是能如你一般开朗的女儿才好。」

「都好的，都好的，都好的。」安嫔察觉我的伤感，笑嘻嘻地又来卖痴，却又被我按住，我嫌弃她都是要做娘的人了，怎么还这么不稳重。

7

莲才人住进玉兰轩的第二日，终于在凤仪宫众人面前露了面。

她着实不知宫里的规矩，见了我要磕头行大礼，文杏扶住她，教她行宫礼，她不知所措，我笑道：「妹妹以后是皇上的嫔妃了，日后见了其他的姐妹，也是不必行参拜大礼的。」

「嫔妾知道了。」她说话细声细气，声如蚊呐，好似一朵白莲，全身上下印着两个字，娇弱。

她怵我，低着头，我问一句，她答一句，说了一会子话，我也大概知道了她的身世。

原是京城邓氏布庄的小姐，一年前游湖的时候皇上对她一见钟情，念念不忘，一来二去，二人也暗生情愫，皇上也时常出宫寻她，那日皇上约她在京郊的小树林里见面，不想叫一伙子歹人知晓了行踪，两班人马厮杀之际，她替皇上挡下一刀，奄奄一息之时真情流露，二人互诉衷肠，皇上就抱了她回宫养伤。

她着实不知宫里规矩，聊到兴起之时，大着胆子反问了我一句，「不知娘娘和皇上是如何认识的？」

此话一出，凤仪宫里一静，她自知说错了话，又怯生生地低下了头。

「本宫和皇上，是先帝爷赐的婚。」我淡淡一笑，并不恼她，却也不愿浪费口舌，只是仍端起茶来，「想来也有十年了。」

十年了，我也不年轻了。

眼前的姑娘皮肤白皙红润紧致，是后宫的女人吃多少燕窝阿胶，涂多少胭脂香膏都堆不出来的年轻活力。

我话音未落，丽妃和安嫔就进来了，安嫔胎位未稳，如今巴巴地跑过来，叫我瞪了好几眼，忙拉了她坐下。

她一边挨着我下边坐下，一边瞟着皇上这位新宠，这小妮子却突然盛气凌人起来，「皇后娘娘和皇上可是青梅竹马，这自幼的情分就是旁人比不得的。娘娘刚及笄，皇上就向先帝爷求了娘娘做太子妃。后来皇上登基，第一道圣旨就是立娘娘为后，这份爱重，就是满后宫独一份的。」

丽妃嗤笑一声，「本宫比不得皇后娘娘，可也是太后娘娘选中的秀女，先帝爷指给皇上的良娣，和某些自奔为眷的人，自然是不同的。」

莲才人的脸青一块白一块的，看起来难看的很，「好了，」丽妃一来我就脑仁疼，「两位妹妹怎么来了？」

「臣妾听闻莲才人在皇后娘娘这里，特意来认识认识这位新入宫的妹妹。」丽妃漫不经心地撇了莲才人一眼，「能得皇上如此盛宠，只怕妹妹有什么过人之处。」

「丽妃娘娘见笑了，嫔妾并未过人之处。」莲才人低下头，对于丽妃的刁难并无招架之力。

「能勾住皇上，本身就是一种过人之处。」丽妃说得讽刺，「妹妹已经比本宫强的多了。」

莲才人脸上一白，「嫔妾是因着在病里，这才额外得了皇上两分关照，还请娘娘慎言。」

我端着茶，面上不显，心里却想着得让皇上去给丽妃降降火气了，「丽妃一路走来，只怕也口渴了，不如喝杯茶水歇歇。」

丽妃端起杯子，抿了一口茶，「娘娘这里的碧螺春，尝着像去年的旧茶。」

「是去年的旧茶，」我呷了一口，「今年的茶下的不多，皇上先紧着赐了近臣，本宫想着左右是杯茶水罢了，新的旧的，都是极好的。」

「臣妾一向习惯用新茶罢了，」丽妃娇笑着，「爹爹前些日子送了些新茶入宫，若是娘娘不嫌弃，臣妾待会差人送来些。」

「不必了，本宫不缺这些东西，」我心下不耐烦，「丽妃既是有心，不如给阖宫上下的姐妹们都分一些，也是一份心意。」

丽妃面上有些挂不住，今年上品的新茶本就不多，将军府也不过是送了几包进来，她仍强撑着傲气，「这是自然。」

「如此，本宫就替诸位姐妹谢过丽妃了。」

莲才人好不容易找了个话空才敢站起来说告辞了，急急地行了个不标准的宫礼，刚想离开，却被丽妃拦下，「本宫瞧着莲才人对这宫里的规矩，着实不熟呢。实在是需要有人好好教教，本宫身边的颂春，是宫里的老人了，日后不如跟了莲才人，好好教教莲才人宫里的规矩。」

「不必了，」我放下手中的茶盏，「本宫自会为莲才人指位嬷嬷过去。」

「至于丽妃身边的人，着实不太得力。」

我看向她，一脸淡漠，倒叫她欲言又止，丽妃再蠢，也知道她的礼仪若是细究起来也是不合格的，不过是她母家得力，又得帝宠，我不与她计较罢了。

她被我怼得不行，又反驳不得，只得带着宫人气咻咻地走了。

丽妃一走，莲才人这才得以告辞。

我话音刚落，她就跑了。

8

「姐姐，」安嫔嘟着嘴，「你对一个民间女子这么好做什么？」

「你也知道她不过一个民间女子，」我伸手点点她的眉间，「和她又计较什么，大冷天的还挺着肚子跑来，也不怕滑一跤。」

安嫔吐吐舌头，「谁让她敢和姐姐比，我如何气得过，论出身，姐姐是名门之后，论长相，姐姐貌美如仙，论学识，姐姐才动京城，论身份，姐姐是一国之母，一个卑贱的商人之女，不过是皇上图个新鲜的解闷的玩意，居然想和姐姐比，她也配？」

安嫔的嘴，又毒又快，听得凤仪宫的众人忍不住发笑，我却担心她动了胎气，忙扯开了话题。

安嫔一向在我这里藏不住话，她叽叽喳喳，一如从前，搜肠刮肚也要找出些话来同我说，说起前些日子安将军送来的家书，「爹爹前些日子来了书信，说西北可能要打起来了……」

我心头一紧，不由得握紧了手里的帕子，西北。

我的外祖父和表兄都在西北。

安嫔的父亲是我外祖父的副将，自然对西北的消息格外灵通，他若是传信来说西北战事将起，只怕十有八九是真的。

我安慰自己，外祖父也不一定会派表兄上战场。

但是我很清楚，外祖父年事已高，表兄天赋异禀，早已在战场上崭露头角，他有心培养表兄做接班人，怎么会不让他去前线。

赵家，一向是信奉「锋从磨砺出，将自沙场回」的。

我按捺下心中的焦虑不安，若无其事地问道：「怎么就要开打了呢？」

「姐姐不知，今年大旱大涝的，南方的收成不好，北狄的牧草长得也不好，牛羊吃不饱，便是饿死病死了许多，北狄人没有吃食银钱，自然对大周起了心思，只怕开春天气暖和了，北狄人的战马能跑开了，这一战可就要开打了。」

北狄牧草长不出来，大周的日子又如何好过，南方大涝，北地又大旱，今年的收成都不够大周百姓吃的，还是皇上连发了三道谕旨，开仓放粮，救济百姓，这才堪堪熬到了年下，若是年

后开战，北狄自然是拼死一战，大周要筹备此战也是极为吃力，毕竟大灾过后，粮食，水源，劳力，银钱都是极为紧张的，若真是开战，大周也必然元气大伤。

我叹了口气，愁眉不展，一边担心大周的百姓，也不知道经此一役，大周又要有多少人家受苦……一边也不由地担心我心底牵挂的那个人。

「姐姐，」安嫔安慰我，「眼下又何必发愁呢，开不开打还不一定呢，再说，赵老将军身经百战战无不胜，赵小将军也颇得老将军真传，有两位将军坐镇，西北自然能平安无事。」

我叹了口气，不欲再提这件事，只是拍拍她的手，「这件事本就不是宫中妃嫔能操心的，你还是安心养胎要紧，其余事只管交给本宫来做。若是有什么委屈，短了什么，想要什么，只管告诉本宫，其余事你一概不必费脑筋了。」

我实在是心不在焉，安嫔见我兴致缺缺，识趣地起身告辞，我挂念着这件事，也无心留她，只叫她路滑当心些。

9

过年了，宫里又是好一阵忙活，银子自然也是如流水般花了出去，就连皇上看到账本也没忍住皱起了眉头，西北战事开打在即，如今国库正是用钱的时候，皇上捉襟见肘，实在是发愁。

过了年，天气尚寒，就听说北狄向大周开战了，那天中午我坐着窗边绣花，就听见边关来报，说是先锋将军赵修念率三万轻骑先发制人，直捣北狄人老窝，倒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

我心里一慌，不知怎的就扎了手，红艳艳的血滴落在绣品上，文杏忙忙地拿帕子替我捂住，「娘娘怎么分心了？」

「他...」我声音极低，「怎么这般鲁莽。」

世人都道先锋将军骁勇善战，有其祖之风范，我却深知此人鲁莽激进，不得虎威将军半分耐心谋算。

我闷闷地低下头，心想这傻子有勇无谋的，只怕有一天要折在战场上，反应过来又忙在心里吓吓吓，他还是长命百岁的好。

文杏跟了我二十多年了，她是唯一一个跟着我从尚书府到东宫再到凤仪宫的人了。

她握住我的手，「皇后娘娘，先锋将军立了大功，是件大喜事。」

皇后娘娘。

我转而调整好了自己的仪态，标准的微笑又挂在嘴边，于公先锋将军立下大功，保我大周百姓，本宫自然高兴，于私，没有于私了。

我是中宫皇后，他是戍边将军，再见面就是君臣关系，君臣君臣，连说句体己话都是奢望。

早在我入宫那一年，赵修念的表妹林婉就死了，林婉的表哥赵修念，也死了。

今天的天蓝湛湛的，阳光也是极好的，只是尚在寒春，没有多少暖意。

我着人收拾干净了主殿，备好了菜肴，弄脏了的绣品被我投入了火中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

我笑得温和极了，只是笑不达眼底罢了。

晚上皇上果然过来了，他心头的重担可算卸下去了不少，整个人都松快起来了。

「赵修念骁勇善战，」他喝着汤，话语间的满意是掩盖不住的，「这一战打得极为漂亮。」

「只是朕也十余年不见他了，」皇上看向我，「等这一战打完了，朕叫他回京述职。」

皇上在试探我。

我们三个一起长大，皇上自然是知道什么的，只是后来我们三个都成了皇权斗争下的棋子，那些未能说出口的欢喜，被生生掐断，反倒是叫皇上拿捏不得把柄，皇上疑心虽重，也无凭据可言。

「是啊，」我的微笑毫无破绽，「正月的时候舅母进宫，还说表哥这么多年不回来，叫她着实思念，真是没良心。」

「戍边的将军，一呆就是十几年的，不在少数，」我替皇上倒了杯茶，「等此战平息，皇上也该开恩让他们回来看看了。」

「皇后考虑的周到，」皇上点点头，「赵修念也是，十年都不曾回来一趟，就连婚姻大事都耽误了这么些年。」

「表哥性子犟，舅母不是没替他相看姑娘，偏生表哥一个都看不上。」

「那他想要什么样的姑娘，」皇上又看了过来，「想要这天下最好的姑娘不成？」

我和皇上对视，故作嫌弃，「只怕他连个天仙都看不上。」

皇上笑了，「这次他回京，说什么朕都要给他指一门亲事。」

我的心跳停了几拍，「皇上忘了，臣妾的外祖母，去年七月过世了。」

「指门亲事罢了，」皇上满不在乎，「又不是要他马上成亲。」他站了起来，「皇后也留意着京城的贵女，也替你表哥相看相看。」

「是。」我低声应下。

皇上点点头，又问了几句安嫔的状况，问了问栎儿的学业，问了问莲才人的状况，问了问淑妃丽妃，这就安寝了。

我二人一夜无话。

这一战并不十分顺利，丽妃的父兄也被皇上遣去了西北，为的就是尽快结束这场战争。

毕竟朝廷现在没钱。

但是丽妃的父亲狂妄，居然率了七千人想奇袭北狄人的大营，草原广阔，却也没有遮掩，北狄人见他送死而来，早就摆好了口袋阵，等着把他包饺子，若不是先锋将军率人驰援，只怕他要被俘，即便如此，大周还是折进去了五千人马，先锋将军手臂负伤，丽妃她爹被流矢直接射中了腹部，左腿还因摔下马而骨折，只能躺在大营里哼哼。

皇上震怒。

丽妃素衣脱簪，跪在乾清宫前，请皇上息怒。

此时我正坐在永宁宫，陪安嫔解闷，听闻此事，心脏一揪，仍是若无其事地陪安嫔说着话。

安嫔率直，却也聪慧，只怕是察觉了什么，却也装着糊涂，对丽妃她爹一顿咒骂嫌弃，只说他狂妄自大好大喜功，半句不曾拐到先锋将军身上。

我闲话之余，也不由得头疼，若安嫔怀的真的是个公主，可千万别如她娘的嘴一样不饶人。

丽妃跪了三天，还是没撑住晕了过去。

听说是皇上亲自把丽妃抱进了乾清宫。

皇上还是心软了。

丽妃不是皇上的青梅竹马，但也是皇上第一个盛宠的女人，皇上宠了近十年的女人。

她性子张扬跋扈，偏生生得艳丽无双，倒叫人觉得她这样的脾性也是应该的，如此骄傲的一个人，楚楚可怜地跪在乾清宫门口，苍白脆弱的模样，果然打动了皇上。

听说丽妃夜里高烧，皇上又把太医院搬到了乾清宫一遍，好在丽妃身子骨健壮，不过是第三日就大好了，她又是个耐不住的性子，当即下了床。

皇上见她大好了，面色又冷淡起来，丽妃刚能下床，就被送了回去。

这一次不论丽妃怎么求，怎么跪，皇上都没有再开门见她，只叫侍卫来，把丽妃禁足在长秋殿，半步不许她踏出。

11

一晃两三个月过去，入了夏，北狄在大周这里讨不得好，就打马离开了。北狄本就是游牧民族，夏季是要西迁去喀什尔草原的，虎威将军率西北军坚守半年，终于北狄人放弃了。

这一战大周胜了，皇上极为高兴，连发了十道诏书，叫赵修念回京述职。

他要回来了。

我老是坐着院子里看天，露桃年纪小，老是嘟囔我天这么热，坐在屋子外头看天有什么好看的，我看着她不知事的样子，无奈一笑。

她未经情事，不懂我心里的苦。

我哪里是在看天，我是在看云卷云舒，日出日落，我在看时间怎么流逝罢了。

我在看他回来还要多长时间。

我算完帐本，见完命妇，处理完宫务，实在无事可做，就坐在院子里，消磨时间罢了。

后宫里无非就是一个耗字，耗到死，就死了，耗不死，就接着耗。

天气越来越热，皇上带着一众嫔妃去了行宫避暑，嫔位以上的嫔妃自然都带上了，还有皇上盛宠的莲才人和齐才人，齐才人自从被我挪到莲才人边上去住之后，也凭着本事从莲才人那里截走了两回皇上，如今也是皇上身边挂的上号的人了，可唯独没有丽妃。

我曾旁敲侧击地提了一句，却只是得了皇上冷淡的一句，「无妨，长秋殿本就凉快。」

我也只好按捺下不提，毕竟丽妃的父亲现在正在回京请罪的路上。

安嫔的肚子也挺了起来，我怕她有什么意外，紧赶着把她安排在我身边住下，她倒是不在意，「不过是怀了个孩子罢了，哪有这么金贵。」

太后本是不肯来的，奈何栎儿年纪小，不抗热，太后心疼栎儿，也就带着栎儿来了行宫。

还有些年轻的才人选侍，因着行宫的规矩不比宫中严苛，也是十分的雀跃。

12

我忙着安置宫中诸人，一时间竟将先锋将军回京这件事忘在了脑后。

等我再见到他，正是盛夏的中午，我从太后宫里出来，身后跟着文杏和露桃，我三人走得略急了些，这天看起来大雨将至，太后没留我，我知道她有意磋磨我，只因我在莲才人一事上的不作为。

风起之时，大雨将至，偏生天气又闷热得很，前面是处废弃的佛堂，我索性带着文杏前去此处避雨，至于露桃，她自告奋勇地回去拿伞了。

文杏替我拭去脸上的汗珠，难得我有这么狼狈的时候，我一抬头，却是撞进了一双眸子里。

一眼万年。

十年不见。

他黑了，瘦了，也结实了。

昔日京城贵公子，风流倜傥侠气荡肠，我记得他展眉一笑，眉眼间是清风明月，莺飞草长，可如今，他的眉间，总是不自觉地皱着，那是是以一敌百的先锋将军的霸气，是在战场上千锤百炼，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煞气。

一别十年。

那年我父亲跪着求我为林家上下百口遵旨出嫁，那年我外祖父打晕了他强行带去西北，少年少女的欢喜尚未说出口就被强行打断，从此天各一方，相隔千里，步步艰难，为着避嫌，只言片语都不敢相通。

再见面的时候，已经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说了。

早是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未语泪先流。

我俩相对无言，我弯起嘴角，想笑一笑，却不觉脸上竟是湿漉漉一片，我拿出帕子自己擦着，他想上前，初初迈出一步，我就后退半步，伸手制止了他。

我拼命地压抑着喉咙里的哭声，只是怎么也擦不干脸庞，我们之间隔得不是十步之遥。

是十年时光。

是君臣纲常。

是我们再也回不去的时光，我们再也无法跨越的身份阶级，我们承担不起的后果和不得不背负的责任。

我终于擦干净了眼泪，恢复了高高在上的皇后娘娘该有的样子，冲他微微颌首，便是头也不回地冲进了雨里。

自始至终，我都没敢和他说一句话。

怕隔墙有耳，怕流言蜚语，怕他因我出事。

只要他岁岁平安，哪怕我生生不见。

赵修念。

13

回去我就得了风寒，太医是我用惯的人，他识趣的很，只说我淋了雨，得了风寒，开了些药就匆匆走了。

文杏服侍着我睡下，露桃则嘟嘟囔囔我为什么不等她回去，被文杏瞪了一眼收了声。

梦里我回到了十年前，那时我尚未出阁，先帝下旨，钦点我为太子妃，我不肯答应，和父亲磨，我娘去得早，我爹一向最疼我，我不愿意入宫去，爹爹一向最疼我，他一定会帮我的。

但是没有。

他沉默了很久，却突然站起来，直直地冲我跪下，我拉他，他不肯起来，他说他对不起问，对不起我娘，但是林家上下几百口人，不能因我搭上性命。

他疼我，但是他不止有我，他还有父母兄弟侄儿孙辈，他终究还是没选择我。

外祖父也疼我们，他一双儿女都太命薄，只留下表哥和我两个孙辈，他视我如珍宝。但是.....忠君爱国高于一切，他不能为了孙辈的儿女情长公然抗旨，于是他打晕了表哥把他带去了西北。

于是我答应了父亲，但是从此他只是父亲不再是爹爹，于是表哥被迫妥协，他成了大周最有前途的先锋将军，但是他至今不娶，孑然一身。

我们为了家族荣耀，终究还是错过了。

我昏昏沉沉病了四五日，这才好了些，皇上听闻我淋了雨，和太后长谈了一番，只是他实在忙，不得空来看我。

他不来也好。

等到夏末的时候，我这才断断续续好利索了。赵修念不过在京城呆了小半个月就回了西北，临行前皇上派苏长升请我过去，说是一起吃个饭，为赵修念践行。

我拒绝了。

我说我身上仍不好，若是过了病气给皇上就不好了。

皇上很满意，苏长升又来了四五回，都是来给我送东西。

但是终究，我还是没能再见他一面。

14

赵修念回了西北，我也回了宫，立秋之后天气还是暖洋洋的，我小病初愈，整个人也没太有精神，好在宫中太平，皇上虽专宠莲才人，对齐才人也十分喜欢，太后自我病后倒是对我宽容了几分，丽妃尚在禁足，其余各人也是关起门来过日子罢了，唯有安嫔的肚子一日大过一日。

安嫔实在是担心我，日日拉着我出门晒太阳，御花园里菊花盛开，我倒也乐得清闲，日日随安嫔去御花园里赏菊。

不久就是中秋，太后说这样团圆的日子，合该把丽妃放出来了，她闭门思过这些日子，也有了长进。

我坐在寿康宫里喝我的茶，假装不知道丽妃前些日子手抄了不少佛经给太后送来。

皇上沉吟片刻，点点头，「日后她若是安生，朕倒也不必牵连她，只是她父亲犯下大错，朕总归得给天下人一个交代。」

「着降为丽嫔，仍叫她住在长秋殿吧。」

「也罢。」太后点点头，「皇帝看着办便是。」

中秋宴热热闹闹地开始了，我一心照顾安嫔，也不理会旁的，只是不知是不是吃坏了肚子，我小腹一阵绞痛，只得匆匆告了

失礼，往后殿去更衣。

我喝了一些酒，不由得有些眩晕，正好晚风一吹，我还能清醒清醒。

文杏说娘娘醉了，不如走走吹吹风吧，我这些日子心中郁结，喝了些酒才觉得畅快不少，于是我说好。

我二人走到小花园拐角处，此处是个死角，我心下不安，正欲离开，却听见有人唤我，「莲宝。」

我生在夏日，幼时我娘常这般唤我。

我转过身，却见一高高大大的人影朝我走来，我一时没反应过来，倒叫那人一把抱住。

我听着他的心跳如他的人一般热切又急迫，这才反应过来，伸手去推他，「你疯了？！」

赵修念居然没走，还混进了皇宫。

「我很想很想你。」他的声音自头顶传来，「不让我再见你一面，我死也不甘心。」

「莲宝，我对不起你。」他说道，「我答应过我要娶你的。」

我颤颤巍巍搂上男人的腰，「是我对不起你。」

是我先食言的。

「莲宝。」他的声音极低，却委屈地像个孩子，「是我没能护住你。」

「如果有来生，说什么我也要娶你。」

「莲宝，你是我的妻。」

他用力地搂紧了我，却又小心翼翼地怕勒到我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他从怀里摸出了一个东西，随即抓起我的手。

我的手腕被他强行套上了一个温热的镯子，是他一直捂在胸口的东西，我想看看，他却按住了我，「我该走了，莲宝。」

「宫中险恶，你一定保重。」他冲我笑笑，好像又回到了十年前那个青葱如玉少年，额头贴上我的额头，「我真得走了。」

我落下泪来，「战场上刀枪无眼，你万事小心，莫要贪功冒进。」

他最终还是依依不舍地松开了我，今晚中秋夜，不少人出城赏月，城门不闭，他必须趁此混出城去。

我站了一会儿，文杏才回来，「娘娘。」

「奴婢买通了守在此处的侍卫，没有人知道的。」

我反手一个巴掌打过去，文杏跪在地上不敢做声。

「起来吧。」我不肯看她，转而调整好自己和善的模样，又回到了宴上。

「皇后怎么去了这般久？」皇上已经有些醉意，还是强撑着问我。

「臣妾不胜酒力，出去吹了吹风。」我笑着接过文杏递过来的醒酒汤，转而递给皇上，「皇上醉了，可不能再喝了。」

「朕今日高兴，」皇上摆摆手，我看了齐才人一眼，她娇笑着上前，这才拦下了还欲再饮一杯的皇上。

「怎不见丽嫔妹妹的身影？」我刻意点出了躲在太后身边的丽嫔，「如今这般沉稳，当真是长进不少。」

丽嫔的父亲拼死把她哥哥摘了出来，于是他被皇上剥去了一身官职，只说叫他安享晚年，而她哥哥，仍留在西北戍边。

丽嫔今日一身素静，她一改素日的张扬跋扈，低眉顺眼，楚楚可怜，皇上七分醉意清醒了三分，「丽嫔今日怎穿得如此朴素？」

「臣妾想着父亲犯下如此大错，着实内心不安，怎敢再涂脂抹粉，不知悔改。」

「你父亲的过错，与你有何干系，」皇上醉意上来，「罢了，日后你安生些。」

「如今，倒是有个妃嫔该有的样子了。」

「是。」丽嫔低眉顺眼，我看着惊奇，也不由得叹息，这宫里多少鲜活的姑娘，或张扬，或软糯，或火爆，或冷艳，最后都只剩下个温婉的剪影，守着深夜里的烛火，一日日到天明。

中秋宴到了深夜就各自散去，依着规矩皇上歇在了凤仪宫。

他醉了，先行昏昏睡去，我仍在泡脚，这才敢看一眼赵修念戴在我手上的东西。

是只上好的羊脂玉镯。

是十年前他答应我的生辰礼。

那年花朝节我俩出街游玩，他偏生要拉着我往人多的地方去，人多路窄，我一不小心磕碎了手上的镯子，分明是我自己不当心，但我偏就恼了他，他连连赔罪，说必定送我一只更好的镯子赔罪。

我这一等，就是十年。

我小心翼翼地戴了回去。

文杏一回来就跪在那里请罪，露桃等人见事情不对也不敢做声，皇上在床榻上酣睡，我洗完脚，并不看她，自顾自地去了外殿。

文杏跟过来，声如蚊呐，「娘娘……」

「疼不疼？」我叹了口气，还是拿出一支白玉膏给她。

「娘娘，奴婢知错了。」文杏含着眼泪，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」

「文杏，」我闭上眼，「你跟了本宫二十多年了。」

我俯下身子，在她耳边说道：「他若因我出事，我也活不了。」

文杏愣了愣，「娘娘.....」

「若有下次，你就出宫去吧，不要再跟着本宫了。」

「奴婢.....绝不敢再犯。」

「伺候本宫安寝吧。」我叹了口气，还是不得不往内殿走去。

幸而我的寝殿里床榻够大，容得下夫妻二人同床异梦。

16

入秋了，安嫔的产期将至，阖宫上下都重视起来了，久不出门的太后也把各宫的嫔妃叫过去敲打了一番，皇上也少不得去永宁宫看看，他也是有几丝高兴的，毕竟安嫔肚子里怀的，是他的第三个孩子。

「若是皇子，就叫栋儿，若是公主，就叫.....」皇上还在沉吟，安嫔就接了话，「若是公主，就叫姐姐起名。」

我坐在永宁宫里看账本，冷不丁被安嫔点了名，这才反应过来，「若是公主，怎不得妹妹自己取名。」

「我不会教养孩子，总归我是要麻烦姐姐的，」安嫔满不在乎，「姐姐读的书比我多，自然要姐姐取名好听。」

「朕读的书可不比皇后少，」皇上被安嫔小女儿的模样逗笑了，「安嫔怎就知道朕取的名不好听？」

「皇上赐名自然好听，」安嫔伶牙俐齿，「但是臣妾养胎期间皇后娘娘操心最多啊，臣妾的衣食住行都是娘娘在操心，娘娘一日日地往永宁宫来跑，自然也应该娘娘赐名。」

「罢了，」皇上摇摇头，「你既是喜欢皇后赐名，依了你便是。」

安嫔笑着谢恩，皇上又坐了一会儿就走了，我点点她的额头：「你呀。」

「有皇上给孩子取名，旁人那是求之不得的福气，偏生你不稀罕。」

「有姐姐给我的孩子起名才是我们的福气呢。」安嫔摸着肚子，「姐姐千挑万选取出来的名字不比皇上随口起的好多了，是吧小囡囡？」

「你怎就这么确定是个女孩？」我对她实在无奈，「有个皇子傍身不好吗？」

「还是女孩好。」安嫔摇摇头，「女孩子，生在皇家，有皇上还姐姐庇护，必能一生平安顺遂。」

后来永宁宫的银杏树都黄了的时候，安嫔发动了。

她是头胎，但是平日里调养得好，生的不算艰难，我在产房外面转悠了半个多时辰，就有产婆出来报喜，说安嫔生了一个小公主。

秋日正好，银杏叶黄，我脱口而出，「不如就叫静姝。」

皇上刚好一只脚踏入了永宁宫，听见了也极为高兴，「朕的静姝公主来了。」

「传旨，安嫔静容婉柔，淑慎性成，柔嘉维则，深慰朕心，今生育有功，着晋为顺妃。」

我接过产婆包好的小襁褓，里面的小人儿粉粉嫩嫩，让我心都要融化了，「静姝。」

「我们的小静姝来了。」我进了产房，安嫔的精神还算好，听见我的话也笑了，「姐姐取的名字？」

「本宫起的，静姝。」我把孩子递过去，「你看她长得多好看。」

「姐姐，我怎么觉得有点丑？」

「胡说，」我佯怒，「我们小静姝还没长开呢，等她长大了，一定比她娘漂亮。」

「那可不一定，」安嫔笑着，「谁也越不过娘娘去。」

「又胡说了，」我总是听不得她说这话，「自己的孩子自己养，本宫可不帮你养。」

「我不会教养孩子。」

「那你就学。」

17

安嫔出了月子之后就正式晋为顺妃了。

天愈发冷了起来，淑妃又病了，她原本是个嘴碎的，现在咳的出不得门；丽嫔明面上是极安分了，但是皇上也时常往长秋殿去；莲才人一向得宠，倒是宫里的规矩学得愈发好了，现在见了人，倒也是落落大方的紧；齐才人皇上的新鲜劲过了，现在反而不爱往嘉和居去，太后本来身子骨还算健壮，今年冬却不知怎的又病了，只说怕过了病气给栎儿，又把栎儿送回来凤仪宫。

栎儿在我面前难得有些孩子心性，他极喜欢顺妃的二公主，下了学就往凤仪宫来，左右顺妃就喜欢带着静姝来凤仪宫，他一口一个「二妹妹」，小小年纪已经看得出来妹控属了。

静姝长得愈发白胖，十分招皇上和栎儿喜欢，就连最开始嫌她丑的亲娘，现在也喜欢的不得了，小丫头偏生又爱笑，太后见过一回，都说这孩子有福气。

有两个孩子做伴，我和顺妃的日子也不算太难熬，数着日子，也就要过年了。

「翻了年你就八岁了。」我替栎儿系好披风，他要去寿康宫看看太后，「见了皇祖母，多说些高兴的话，皇祖母在病中，不许惹皇祖母生气。」

「儿臣知道了。」栎儿裹着披风，竟也要到我肩膀高了，这些年他蹿得很快，居然也是半大少年了。

我目送他离开，小小少年后背挺得笔直，行走间不自觉带出了一股贵气，只是年岁尚小，比不得他父亲霸气。

18

过了年，开春之后，太后的病慢慢好了，淑妃也渐渐话多起来，唯独顺妃又得了风寒。

她生育不久，身子本就虚弱，偏生小孩子心性，出去游春，穿得单薄，回来就躺下了，倒把她身边的谷雨吓得不轻，那日皇上在我宫里喝茶，谷雨急急忙忙来报，说她们家娘娘又起了高热，皇上正喝茶呢，她冒冒失失进来，倒是把皇上吓得烫了自己，「主子是个冒失的性子，奴才也是！」

皇上气呼呼地走了，倒是方便我赶紧去了永宁宫，太医过来开了几副药，说顺妃产后本就虚弱，如今感了风寒，倒是需要好好调养。

顺妃躺在床上病病歪歪的，静姝又小，我索性把静姝先接去了凤仪宫，等淑妃病好了再给她送回来。

「姐姐可还是得帮我养孩子啊。」顺妃高热总是不退，她潮红着脸还有心情和我开玩笑，我只当她是产后虚弱，所谓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，我虽心急，却也无法，只能嘱咐她好好养病，细心调养。

静姝一向与我亲近，如今在凤仪宫住了一月有余，愈发喜欢找我抱着，只是顺妃的病一日日的不好，太医院来了多少回，顺妃就是不见好。

我一日日地往永宁宫跑。

静姝会翻身了，静姝会爬了，静姝要会坐了，顺妃还是病着。

她躺在床榻上，一日日地胖了起来，她浑身浮肿，低烧不退。

后来她吃不下去东西了，但是她还在吃药。

太医开什么药，她就吃什么药。因为我跟她说，静姝在凤仪宫不安生，她想找你。

顺妃惦记静姝，一日日挣扎起来吃药。

后来她的喉咙也肿了起来，喝不下去，只好由谷雨一勺一勺地灌下去，吐一碗就再喝一碗。

我说，静姝想她娘了。

我说，静姝马上会走了。

我说，你还得等静姝长大，你得教她刺绣，你得教她书画，你得看着她长大，你得送她出嫁。

顺妃总是笑，「姐姐，我们以后还得给静姝绣嫁衣，备嫁妆，做喜被，若是静姝的驸马敢欺负她，我们还得给她撑腰呢。」

春天过去了，夏天过去了，秋天也快过去了。

顺妃一日日地喝药，一口也没落下。太医院熬的药太苦，她喝一口，喊一句「静姝」。

后来她实在是身上太疼，喝一口喊一声「娘」。

皇上来了两次，顺妃不肯见，她浑身浮肿，她不想吓着皇上，她怕皇上因此不喜静姝。

皇上就不常来了。

今儿是十月十七。

皇上去了丽嫔那里，太后接走了栎儿和静姝，我守着顺妃，听她一句一句地喊疼，喊娘，喊姐姐，喊静姝。

深夜。

我实在没忍住，悄悄出了永宁宫主殿，我蹲在殿外痛哭。

太医试了千百个方子都没有用，我问她哪里疼她只说浑身都疼，永宁宫我里里外外查了多少遍都没有问题，后院的桂花树都被我挖出来了，可是她还是病着。

我想起两年前刚刚怀孕的顺妃，明媚，活泼，嘴巴又利索，说起话来眉飞色舞，为什么现在她躺在床上，面色发青，浑身浮肿，气若游丝。

「蓁蓁，」我念着顺妃早夭的姐姐，「我护不住我们的妹妹了，你若是在天有灵，就帮帮她吧。」

「你那么疼她，怎么忍心看着她这么受苦呢。」

为什么呢，为什么就好不了呢。

静姝都会走了，顺妃还是病着。

多少次我要牵了静姝来看她，她都不许，可是那天，我记得那天天很好，她突然挣扎着起来要谷雨给她梳妆，请我带了静姝来远远地给她看一眼。

她涂了厚厚的脂粉，除了看着要比旁人胖些，倒也无妨，我牵了静姝来，对静姝做了个手势，静姝聪慧，我教了她那么多遍的，她冲着顺妃喊了一声「娘」。

顺妃站在帘子后面，若不是谷雨扶着她，只怕她站都站不稳。

她示意文杏抱了静姝出去，这才敢走到我身边坐下，谷雨立刻塞了厚厚的靠枕给她枕着，顺妃瘫在抱枕上，「长高了好多。」

「她走的时候才这么大，」顺妃比划给我看，「现在都这么大了。」

「姐姐，静姝给你我就放心了。」顺妃说着又笑了，「我早说她合该是你的女儿。」

「姐姐，静姝长大了，你别说我不要她，」顺妃笑了又哭，「我也很想很想她，我为了她喝了好多好多药的，那么多碗，我一口都没浪费。」

「但是我福薄，我没时间陪她长大了，所以我替她挑了一位好母亲。」

「姐姐，」她起来抓住我的手，「你帮帮我吧，你帮帮我——」

「你帮我把静姝养大吧，你得教她琴棋书画，教她饱读诗书，教她刺绣，算账，管家，但是姐姐，你别拘着她，她想玩你就让她去玩吧——」顺妃说几句话就要喘一会儿，「她平平安安，健健康康长大，就是我最大的心愿。」

「静姝的小名，我想了很久，就叫念念吧。」

「我不能给她备嫁妆了，我就把我的嫁妆留给她吧，」顺妃合上了眼，「姐姐，你替我劝劝我娘，让她别难过。」

我一件一件地应下了她。

我替她把静姝养大。

我替她把谷雨安置。

我替她安慰她娘。

我走出永宁宫，失声痛哭。

静姝不懂事，仍瞪着水灵灵的眼睛看着我，她还不太会说话，急了只会「娘」「娘」地叫我，我搂住她，泪如雨下。

后来，有一天早晨，静姝却突然毫无征兆地大哭起来，怎么哄也哄不好，我像是突然知道了什么一样，连早膳都顾不得，直接赶到永宁宫去，却见谷雨红着眼眶出来。

顺妃，还是没能熬过这个冬天。

她死在了十一月初八这天，我记得这一天格外的冷。

顺妃逝世，皇上悲痛，着追封为文惠顺贵妃，葬于南陵。

19

顺妃走后的那个春节，格外的冷清，没有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，真是不习惯。栎儿懂事，总是来逗我高兴，好在静姝一日日长大，长得愈发像她，也叫我宽慰不少。

静姝开始学说话了，她第一次喊皇上「父皇」的时候，皇上极为高兴，抱着静姝亲了好几口，静姝嫌弃皇上的胡子扎人，推着皇上不许他亲，倒是逗得皇上哈哈大笑。

莲才人进宫的第三年，终于有了身孕，皇上很高兴，晋她做了莲婕妤，只是仍住在玉兰轩。

我倒是想着，皇上登基这些年，也没大封过六宫，索性和皇上提了一嘴，左右今年又有一场选秀，估计又要有好些个新人进宫，宫里的老人，也该提一提位份了。

皇上想了想也是，提了孙嫔，晋为德妃；我又替楚婕妤提了一嘴，皇上也晋了她的位份，做了楚嫔，另有两位婕妤进了嫔位，也按下不提。

德妃真心实意地来谢过我，她性子冷清，无子无宠，实在不得皇上喜欢，如今晋了妃位，着实是意外之喜；楚嫔不便出门，也托人真心实意地向我道了谢，其余按下不提。

唯有丽嫔，本以为自己能回到妃位，却不知怎的，皇上没有升她的位份，仍是丽嫔，倒是她这些年颇尝人世冷暖，长进不少，如今也算沉稳，只在长秋殿闭门不出罢了。

等夏日里第一批荷花盛开的时候，宫里又来了新的秀女。

年轻的姑娘青涩水灵，朝气蓬勃，好奇地打量着这宏伟的四方城，眼睛里都是紧张和单纯。

她们和这宫里的女人是不同的。

宫里的女人，守着烛火，过着一眼能望到底的日子，面庞再白嫩紧致，眸子都是死气沉沉的。

太后还是嫌皇上膝下子嗣太少，催促皇上多多选些姑娘进宫，也好为刘家开枝散叶。

我坐在高座上，看着面前这群规规矩矩的姑娘。

鲜活又灵气。

有些姑娘，低眉顺眼却掩盖不住心中的骄傲，有些姑娘，怯懦得发抖却仍是强撑着，我也不拆穿这些姑娘，在宫里待久了，见多了妖魔鬼怪，反觉得她们可爱。

突然我看见一双小鹿一样的眸子。

很像当年的安嫔。

她的眸子里，是雀跃，是单纯，是不曾被污染的可爱。

这双眸子我曾见过。

我叫她上前来，她眨巴着眼睛看着我。

「你叫什么名字？」

「臣女大理寺卿之女路笑颜。」

「倒是个好孩子，」我摘下手腕上的青玉镯子戴在她手上，

「去吧。」

皇上却突然凑过来，「朕怎么瞧着皇后腕上的羊脂玉镯看起来水色极好。」

「倒是没见皇后摘下来过。」

「是太医说臣妾底子偏虚，要臣妾温养，臣妾想着羊脂暖玉养人，这才时时带着。」

「嗯，」皇上想起了顺妃，「你也该好好保重身子了，栎儿和静姝都要你操心。」

「是。」我笑着应下。

选秀足足进行了三日，皇上点了不少姑娘，太后也挑了几位，包括那位路姑娘。

皇上赐了她才人位份，跟着德妃住。

还有几位家世显赫的姑娘，也居才人位份，自是按下不提。

20

路才人很喜欢我，常常往凤仪宫跑。

她不过是孩子心性，才人位份自是无权搭建小厨房，她贪嘴，一日日往这跑，连带着德妃也爱过来，德妃原是冷淡性子，但是熟了之后也是个面冷心热的，路才人撒娇卖痴的，常把我二人弄得投降，静姝又得了一个大姐姐陪她玩，两个人弄得我的凤仪宫鸡犬不宁的。

德妃绣活好，常替我们做些物件，就连几日来一次的栎儿也被德妃娘娘投递了一件极为精美的披风。

路才人不得宠，皇上觉得她还是孩子心性，她也不在意，一日日地混吃混喝，还不快活。

新人入宫，难得为这四方城注进了几丝活力，好在都是守规矩的好孩子，皇上倒也没有特别喜欢的，莲婕妤有了身孕，皇上

还是愿意往玉兰轩去。

齐才人这两年不得宠，皇上大半年才去一回，前两日居然也有了身孕，喜得太后又去拜了佛，希望佛祖保佑刘家子嗣延绵。

21

眼看入了秋，我想着也该办一场赏菊宴，宫里进了这么些新人，也该相互认认。

秋日里菊花盛放，静姝见了也是乐得不行，她在花丛里乱跑，身后虽说是跟着奶娘和丫鬟，可终究宴会上走动的贵人太多，她们频频避让，始终是追不上静姝。

我想着在凤仪宫里，索性没拘着她，只嘱咐奶娘们跟紧些，不要让静姝磕着碰着，也没太在意，宫中新来的姑娘不少，我留心着哪些姑娘还没有侍过寝，心中盘算也该给她们一个露脸的机会。

却不想这一疏忽就出了事，静姝跑得欢快，奶娘们虽说是追着却也拦不住这个小祖宗，不成想她一踉跄撞进了莲婕妤的怀里，莲婕妤一个踉跄摔倒在地，竟是见了红。

静姝吓得哇哇大哭，莲婕妤被抬进了侧殿，太医匆匆忙忙赶了过来，却终究没能保住莲婕妤的孩子。

众人做鸟兽状散。

皇上盛怒而来。

我自是责无旁贷，只是静姝年纪尚小，又不懂事，希望皇上不要迁怒她才好。

莲婕妤还在昏睡，皇上心疼得不加掩饰，我坐在一边，心中愧疚，却也是无法，静姝知道自己做错了事，不敢再淘气，乖乖地任乳母牵下去哄睡了。

太医又进来把了回脉，只说莲婕妤已无大碍，日后若是好生调养，总是能生养的。

皇上这才松了口气，只是对我仍没有什么好脸色，他替莲婕妤掖掖被角，转而示意我跟他出去说话。

「今日之事，着实是臣妾疏忽，臣妾没能看好静姝，也没在凤仪宫安插好足够的人手，这才使莲婕妤失了孩子，若是论起来，都是臣妾的错，只是静姝年纪尚小，也不懂事，还请皇上不要怪罪……」

「这自然是你的错！」皇上气得扔了茶碗盖，在桌子上发出清脆的一声，凤仪宫里众人息声，皇上顿了顿，说道：「顺妃怀静姝的时候，你对她千叮万嘱百般照顾，唯恐她伤着一根头发丝，你对莲儿但凡有对顺妃的一半上心，今天的事情就不会发生！」

「是臣妾的疏忽。」我垂下眸子，应下了皇上的指责。

皇上合上眼，沉默了一会，「你把永宁宫收拾出来吧，朕要晋莲儿为嫔了。」

我抬起头，「皇上！」

顺妃走了不过一年，宫中又不是没有其他空着主位的宫殿，如今旧人刚去，新人就迫不及待地住了进来，皇上这般行事，除了叫我心寒，又有什么用意呢。

「静姝那边，你看着办吧，」皇上站了起来，「朕会封锁消息，莲儿今日，是自己摔倒的。」

所幸皇上对静姝还有几分怜惜。

静姝生母早逝，虽说养在我膝下，总归是比不得亲娘全心全意，如今皇上主动为静姝开脱了干系，也算是防止日后有人拿这件事出来做文章。

我再不能阻拦，除了皇上，没有人能把静姝摘得干干净净，永宁宫的主人已逝，永宁宫也早就不是永宁宫了。

皇上也嫌永宁宫兆头不好，索性叫钦天司的人重新看了风水，改成了永寿宫。

我带着人去了永寿宫。

昔日永宁宫的一草一木都被我收拾得干干净净。

挂床脚的多子福袋，屋梁上的辟邪香包，顺妃用惯的绣花绷子，还有她给静姝做了一半的小衣裳，我都细细地收走了，收进了库房里。

顺妃洁癖，她若是知道我把她的东西给了旁人用，不恼了我才怪。

我嘱咐宫人都小心收好，日后静姝若是问起来她娘，我也好拿给她看。

她娘，是极欢喜她的到来的。

22

帝后关系不和，后宫里也是气氛紧张，正是初一去给太后请安的日子，我刚陪太后说了几句话，就有宫人来报，说是皇上来了。

太后没给皇上好脸色看。

皇上坐在太后下首，我则很自觉地立在一旁，太后眼皮子都不抬，「皇帝怎么有空来了？」

「儿子这些日子忙于政事，着实是疏忽了给母后请安的大事，是儿子的不是，儿子给母后赔罪。」皇上嘴上说着抱歉，身体却是很诚实，稳坐如山，屁股都不带挪动。

「你是皇帝，你忙。」太后说得不紧不慢，「可是你忙于前朝，冷淡后宫，宫中妃嫔多有不满，却没让你操心半分，你也该念着皇后的辛苦。」

「今年宫里进了新人，皇后忙着安置她们，莲婕妤进宫三年有余，早就是老人了，皇后分身乏力，也是情有可原，你总不能指望皇后处处亲力亲为。」

「这些年，皇后主持中宫，管理公务，善待妃嫔，训诫命妇，任劳任怨，亲力亲为。你就是不记得皇后的功劳，也该记得皇后的苦劳。」

皇上咳了两声，这才看了我一眼，「儿子知道了。」

「你去吧，」太后摇摇头，「哀家老了，也管不了了。」

皇上盛宠莲婕妤，太后一直颇有微词，如今皇上坚持晋了莲婕妤做莲嫔，太后实在是心力憔悴，想说什么，见皇上不愿意听的样子，只得深深地叹了口气，自觉管不了什么了。

皇上又客套几句就走了。

我扶着太后回了内殿。

「哀家老了，」太后坐下，叹息了一声，「前几年开始，哀家就觉得自己精力愈发不济，如今也管不了皇帝了。」

「母后哪里老了，」我自觉地替太后捶起了肩膀，「只是母后操心的事太多，既是皇上自有定夺，母后也该少费些心神，多多保重身体。」

「哀家也操不了多久的心了。」

「你是皇后，」太后拍拍我的手，却突然睁开了眼睛，「不仅要后宫的妃嫔上心，更得对皇帝上心。」

我不敢对上太后了然的眼神，只是低声应下，太后乏了，让我也回去。

莲嫔现下仍住在我的侧殿，只是她刚刚小产过，这些日子昏昏沉沉的，皇上又总是来看她，她也不得空和我说几句话，我先前去看过她，也替静姝道过歉，她应下，只说静姝年纪尚小，不过是无心之过，反过来请我宽心。

莲嫔小产，齐才人这胎就越发金贵，我不得不打起精神来全方位保护齐才人，希望她顺利产下这一胎。

有一天深夜，莲嫔却突然来主殿求见，我叫她进来，却见她欲言又止，未语泪先流。

「莲嫔这是怎么了？」我已经卸下妆发，披散着头发，只着家常衣裳，坐在榻上看书，她穿得单薄，又在小月子里，我索性拉她上榻，又叫文杏拿了毯子给她盖上，「有什么事，本宫给你做主，你还在小月子里，不要哭了，别伤了眼睛。」

「求娘娘救救臣妾。」莲嫔仍是一副泫然欲泣的模样，她哽咽着，「臣妾只怕要被人害死在宫里都不知道。」

原是莲嫔那日来赏菊宴，穿的是双平底の翠绿绘梅丝缎绣鞋，她有孕在身，自然走路小心，也不敢往人多的地方去，摔倒后她昏迷在床，再醒来她的鞋已经被人换了。

她家是做布料出身，那双鞋虽看起来和她的绣鞋一模一样，只是她一摸，便知不是她穿惯了的那双，只是她不敢声张。

她的恩宠如日中天，前朝后宫谁不知莲嫔娘娘，可是后宫险恶，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，毫无倚仗。

因为她除了皇上的恩宠，什么都没有。

但是她连皇上都不敢说。

因为皇上最喜欢她单纯无辜的模样。皇上喜欢她可怜的样子，喜欢她一心想着皇上，喜欢她不图名利不图富贵不图回报地喜欢皇上。

我知道，莲嫔也知道。她远比她表现出来的要聪慧。

所以她不能争，她争了，恩宠也到头了，到时候没有母家依仗的她，也算到头了。她盛宠三年，多少人视她为眼中钉肉中刺，只消旁人轻轻踩上一脚，她就香消玉殒了。

「臣妾当年进宫，是父亲设计的结果。」莲嫔抹着眼泪，轻轻地开了口。

她本是商户女，父亲白手起家做大布庄，却嫌她母亲年老色衰，任由妾室压得她抬不起头，后来她母亲病逝，留下她和幼弟，她逐渐长开，父亲一心想着用她换个好前程。后来她父亲偶然见了微服私访的皇上一面，认定皇上器宇非凡非富即贵，就强迫她去偶遇皇上，她不肯，她父亲就拿她弟弟做要挟，她无奈，竟也真的被皇上看中了，后来她和皇上出游遇刺，她临时起意，为皇上挡下一刀，拼死一搏，皇上大为感动，坚持带她回宫。

她父亲乐得不行，也忌惮她的身份，如今也老实地送了她弟弟去读书。

只是如今她穷途末路，她越走越错，越走越快，想停下都不行，哪怕她知道前面是死路。

虽说她仍是皇上盛宠的女人，但是皇上对她的新鲜劲也快过去了，如今她若不是失了孩子，只怕皇上也不会对她如此在乎。

她知道她不过是皇上很喜欢很喜欢的一件玩具，如今玩具坏了，皇上很不高兴，但是对她来说，这是她最后翻盘的机会。

这三年她冷眼旁观，还是决定转投我身边。

我惊讶于她的和盘托出，如今我若是想扳倒她简直轻而易举，她把刀递到我手上，引颈受戮，我没有立即答应，心中盘算了一会儿，这才开口：「你身边可有可信的人？」

「臣妾的礼仪嬷嬷，是皇后娘娘赏的，臣妾身边的大宫女知秋，是丽嫔娘娘赏的，臣妾身边的太监统领，是皇上的人。」

我心下了然，用手指点点杯壁，「鞋子可找到了？」

「她贪图那鞋子的布料名贵，就在她房里。」

「既是你身边的宫女不力，」我吹了吹茶水，「今年小选，你自己去挑些人手吧。」

「臣妾谢过娘娘。」

「日后有空，就来凤仪宫坐坐吧。」

「是。」

莲嫔走了，文杏进来收拾毯子，却抖搂出一件首饰，文杏见了脸色一白，转而递给了我。

这是我那次中秋夜见赵修念之后，因为踉跄了一下，丢了一支白玉簪子。我派人回去找过好多遍，又怕是赵修念偷拿的，一直不敢声张，找不到也就算了。

虽说小花园里的宫人早就被我借各种各样的理由打发走了，我仍是提心吊胆着。

「娘娘……」文杏脸上煞白，「奴婢真的是罪该万死……」

「无妨。」我心里有数，「她是个聪明人。」

「而且她也不爱皇上。」

24

我喝完了手里的茶，就叫文杏找个借口支走了知秋，露桃带人搜了她的房间，果然又找出来了一双绣鞋，还有银两若干。

这鞋可不是一个宫女能穿的。

十个板子下去，知秋已经哭天喊地地招了。

按照知秋的说法，是丽嫔身边的李福海给了她这双鞋，让她在莲嫔小产之后换掉她的鞋，说事成之后给她百两银子。

至于丽嫔是怎么害得莲嫔小产，知秋是一问三不知。

夜色已深，知秋已是人赃俱获，倒也不急这一时。

我命人将她投入柴房，好生看住，第二日我才将此事告知了皇上。

我请皇上来了凤仪宫，话语间隐去了莲嫔与我深夜相谈的事情，只说文杏见知秋鬼鬼祟祟地藏藏着什么东西，拿出来一看，竟然是莲嫔的鞋子。

可是莲嫔脚上分明穿着一双一模一样的鞋子。

莲嫔坐在我的下首，只装作一无所知倍受打击的样子，她眼中泪花闪烁，见了皇上，并不言语，只是低下头，露出白皙修长的脖颈，轻轻提起裙摆，露出一双一模一样的鞋来。

宫中避讳双生子，妃嫔制鞋，也避讳制出几双一样的鞋子，尚衣局更不会主动做两双一模一样的鞋子送给正值盛宠的莲嫔。

皇上认识知秋，先前丽嫔得宠的时候，知秋也常在丽嫔跟前奉茶。

皇上大怒，命人传了丽嫔来。

只是丽嫔一进来就是哭天抢地，赌咒发誓没有害过莲嫔的孩子。

皇上心烦，不愿意听丽嫔哭喊，「你这些年就不喜欢莲儿，你看不起莲儿出身商户却与你平起平坐，如今更是歹毒至此，现下人证物证俱获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！」

丽嫔哭天喊地的功夫，我又传了尚衣局的掌事姑姑来，她入宫近四十年，见了这两双鞋，也看不出什么不妥，只说这绣法用料都是一样的，不过是一双新一些，一双旧一些，只是后宫里得宠的娘娘的鞋，再旧也不过是穿过几回罢了，如不是掌事姑姑几十年的眼力，只怕也看不出什么不妥。

欲盖弥彰。

此事的疑处就在这里，丽嫔有什么理由要给莲嫔换双一模一样的鞋。

我轻声劝住皇上，「臣妾倒觉得，此事只怕另有蹊跷，还请皇上容臣妾几日功夫，好生探查，也算是给莲嫔和丽嫔一个交代。」

皇上还在气头上，他闻言顿了一顿，「你既是说有蹊跷，便交由你去查吧，朕也希望皇后能给朕一个交代。」

我闻言心脏一滞，转而扬起笑容，「臣妾一定给皇上和两位妹妹一个交代。」

25

文杏又去知秋的住所仔仔细细地搜了一遍。

第三日深夜，我又将知秋提了出来。

「你是怀化三年入的宫，怀化六年去了丽嫔身边，」我手指轻点知秋的宗卷，「你擅汤食，因而被丽嫔看中，从尚食局出来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小太监和你一块调到了丽嫔身边。」

「这个小太监，现在是李福海的徒弟，李平。」

「你房里有一幅春宫图，」我喝了口茶，「还有一个绣着平安字样的香囊。」

知秋仍是嘴硬，「奴婢不知道皇后娘娘说的春宫图是什么东西，奴婢和李平也不熟。」

「李平，现在是丽嫔身边的红人，仅次于李福海。」

「本宫觉得他不守宫规，与宫女对食，祸及后宫，应该乱棍打死。」

「请皇后娘娘开恩，」知秋磕头道：「奴婢和李平着实不熟，李平也不知道奴婢做的事。」

「嗯，」我笑了一声，带了几分不屑，「本宫顺手又查了查李平。」

「他是怀化元年入宫，先去了楚嫔身边，后来又调到了尚食局。」

「楚嫔早在仁和四十年就因伤卧床，自此不再受宠，宫人都不愿意去，偏生李平主动提了要去楚嫔身边。」

「因为楚嫔身边的云衣，是李平的同乡，也是李平定过亲事的姑娘。」

「李平家乡受了大灾，他卖身进宫求生，而云衣被卖为奴，入了中书令府，随侍楚嫔身边，后随楚嫔入宫。」

「怀化二年四月，云衣去太医院连支了三瓶伤药，而李平这个时候，因为做错了事，被楚嫔赏了十个板子，卧床半月，就此调走，几经波折去了尚食局。」

「你猜云衣这几瓶伤药为谁所支？」

一叠宗卷找的我眼睛疼，我合上宗卷，「莲嫔小产，丽嫔倒台，皇上和本宫自然也不会放过你，你为了李平做到这一步，你图什么？」

我无不叹息道：「你可知，本宫还没对云衣用刑，李平就要招了。」

一石二鸟，莲嫔，丽嫔，哦，还有一个李福海。

「说说吧。」我实在是想不通，楚嫔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。

她替皇上挡过剑，自此体弱多病，常年足不出户，她在宫里如透明人一般存在。

我虽有心关照她，却实在不知，她为何对莲嫔丽嫔如此.....痛恨。

原是李平给了知秋一包药物，教她在赏菊宴那天早晨下到莲嫔的饮食里，莲嫔服用后初无大碍，反而觉得身子畅快，因而饶有兴致地来了赏菊宴，原本按照知秋的计划，一个时辰之后莲嫔就会腹痛难耐，她到时候寻个理由让莲嫔摔倒在地，从而让莲嫔小产。

那双鞋，按照计划，知秋偷偷换掉莲嫔的鞋，把莲嫔原本的鞋抹上桂花油，莲嫔自幼对布料熟知，自然能发现不同，到时候知秋就可以栽赃给丽嫔，说是丽嫔故意使莲嫔滑倒，只是当天知秋临时起意，扶着莲嫔撞上了乱跑的静姝，让莲嫔顺利小产。

只是她没想到我把莲嫔直接留在了凤仪宫侧殿，凤仪宫规矩森严，凡物都有定数，这才使她没能顺利拿到桂花油。

故而出现了两双一模一样的鞋。

至于知秋，不过是被李平许诺的「一起出宫，做对寻常夫妻」蒙骗了罢了。

25

我没有急着回禀皇上，反而先去见了楚嫔。

楚嫔病病歪歪这些年，我一向可怜她体弱多病，常派人来送东西，正经儿和她说话却没几回。

「楚嫔。」我推门进来，屋子里满是药味，明明不过刚刚入秋，她屋子里已经烧起了炭火，闷得人喘不过气来。

「娘娘怎么来了。」楚嫔躺在床上，却是意外地平静，「娘娘派人来了结了臣妾便是，劳得娘娘跑这一趟。」

「本宫上一次见你，还是刚入夏的时候，宫里事务繁琐，倒是本宫疏忽你了。」

「娘娘惦记臣妾，臣妾都记得，这些年，劳得娘娘照顾了。」

「娘娘，」她坐起来，倚在软枕上，语调平平，「臣妾快不行了。」

「如今躺着，一日不如一日了。或许没几日，臣妾就要走了。」楚嫔难得冲我笑了一笑，「臣妾想着，趁臣妾，还有力气去恨，把想做的，都做了吧。」

楚嫔说不得几句话就要喘上几喘，「娘娘，我恨啊——」

她又趴了下去，我没说话，等她平复了呼吸接着说道：「臣妾一日一日地听着莲嫔盛宠的消息，皇上又去了莲嫔那，皇上又赏了莲嫔什么东西，皇上又晋了莲嫔位份……」

「我身边的宫人总是嘟囔，都是救了皇上，凭什么莲嫔盛宠三年，隆恩不断，我却只能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躺在这个小屋子里等死。」

「莲嫔为了皇上挨了一刀，皇上抱她回宫，让她住在乾清宫，皇上宠她，晋她位份……我都忍了，为什么她还有了身孕……」楚嫔趴下去低低地自言自语，「等她生下这个孩子，到时候母凭子贵，就是一宫主位……」

「可是，凭什么——」她痛苦地嘶吼一声，转而没了动静，我怕她出事，忙上去查看，她缓了好一会儿，这才坐起来，倚在我身上，她用尽力气抓住我的手臂，奈何久病无力，不过是攥住了我的衣袖罢了，「娘娘，我好恨啊。」

「.....我只能躺在，这密不透风，的屋子里，等死，没有人愿意来，」她又缓了一会儿，「娘娘，我身上疼，心口也疼，我哪都疼，但是我没人陪。」

「娘娘，我疼啊。」她摸上自己的胸口，用手用力压着，好像这样就能减轻疼痛一样。

「我的宫人，好些都跑了，跑去讨好莲嫔，我好恨啊。」

「若不是娘娘，只怕我早就死了，我不得宠，有时候，吃穿都供应不上，还是娘娘问一句，他们才送。」

「我都这样了，丽嫔还克扣，我的用度。送来的炭火不够，云衣问，宫人说，她要走了。」

「凭什么啊。」

凭什么啊。

屋子里一片寂静，只有楚嫔近乎呢喃的声音。

「所以娘娘，她们都该死。」

「娘娘，」她躺了回去，慢慢松开了我的衣袖，「我后悔了。」

说完她就合上了眼，不在言语。

云衣被我提审走了，她身边只有一个怯生生的小宫女，「照顾好你们娘娘。」

我叹了口气，从楚嫔的屋里出来了。

明明是初秋的时候，我一出来却打了个寒颤，怎么觉得这么冷呢。

她说她后悔了。

她后悔什么呢。

是后悔害了莲嫔的孩子吗。

还是后悔，那年她奋不顾身替皇上挡下一劫呢。

我已经想不起楚嫔以前的样子了，我只记得她病病歪歪的模样，她躺在那里，安静极了。

26

楚嫔自尽了。

她身边的小宫女出去要壶热水的功夫，回来就看见她们病得起不了身的娘娘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把汗巾搭在屋梁上，自尽了。

小宫女说她回去得太晚了，楚嫔娘娘的脚已经冷了。

皇上念着楚嫔曾护驾有功的份上，「以嫔位礼制安葬吧。」

此事告一段落，丽嫔也终于洗清了冤屈，只是皇上知道她克扣楚嫔例份，也很是生气，叫丽嫔回去闭门思过一月。

丽嫔从侧殿出来同我告别，她经此一事，着实沧桑不少，愈发沉默。

几年前我见她还是眸中有光的丽妃娘娘，如今也是恭顺安静的丽嫔了。

「娘娘，以前我极不喜欢你。」她站在空旷的凤仪宫主殿里，我坐在上首，「我觉得你假，你总是笑得很假，总是端着架子，总是假装对所有人都很好，总是装成好人。」丽嫔自嘲地笑笑，「可如今，偏偏是你救下了我。」

「我以为我和皇上夫妻十余年，皇上多少对我也该有几分信任，我是性子张扬，我不够聪明，但是我也不会害了他的子嗣。」

「因为我嫁给他这么些年，我知道他膝下单薄，他想要孩子，臣妾自以为很了解皇上，可是皇上好像很不了解我。」

丽嫔眼底的泪水打着转儿，她一向骄傲美艳，难得见她落泪的时候，她生得美艳，如清晨的玫瑰花含着露水，她伸手擦去泪珠，冲我行了一个大礼，「臣妾谢过娘娘。」

这么些年，我倒是见她第一次行这么标准的宫礼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天气愈发凉爽，齐才人在嘉和居安心养胎，皇上有空也去坐坐，连太后也时常着人去问，有三座大山坐镇，齐才人这胎，怎么也能生下来。

我和皇上明面上已经重修于好，皇上仍是每月初一十五准时来凤仪宫吃饭，吃完饭就盖被睡觉，第二日大早就该上朝上朝，该去看莲嫔或者齐才人就去看她们。

皇上不来的时候，路才人就爱往凤仪宫跑，她年纪小又爱说笑，倒是也解闷，替我打发一日又一日的时光。

今儿是路才人的生辰，过了这个生辰，她就十五了，今儿皇上又歇在了莲嫔那里，路才人就又跑来了凤仪宫，也不知怎么说动的德妃，二人跑了凤仪宫蹭饭。

自上次莲嫔小产之后，皇上就说我管理宫务分身乏术，点了德妃淑妃协力后宫，德妃不擅账务，天天在宫里对着账本子头疼呢。

「你过个生辰，好大排面，」德妃训路才人，「能在凤仪宫里请我吃席面。」

「姐姐～」齐才人不依她，「过了这个生辰，我可就是真的大人了，你可不能戳我额头了。」

「小丫头片子。」德妃笑着骂她，「管你多大，本宫要训你，你还得听着。」

路才人站起来躲她，跑到我身边被我拦下，我出来劝架，「多大人了，还和个孩子计较。」

「娘娘可就偏心她吧，日后她见了皇上，还能这般没规矩不成。」德妃气极反笑，又是无奈地看着路才人一团孩气的模样摇摇头。

「姐姐，我过了这个生辰，可就是大人了。」路才人又来对我撒娇，「听闻姐姐宫里有上好的桃花酿，姐姐给我尝尝吧。」

架不住路才人撒娇卖痴，我吩咐文杏开了一坛桃花酿，却只倒了浅浅一杯给她，「你可只准喝这么些。」

路才人嘟起嘴，却架不住我和德妃联手压制，不情不愿地接过了不过倒满杯底的酒杯。

桃花酿不醉人，但是架不住德妃喝得太多，德妃尝着味淡，喝起来就没有节制，半坛下去，也是一副半醉不醉的模样，路才人贪杯，趁我不注意，又自己倒了好几杯，她年纪小，又没喝过，也是一副醉相。

我看着桌上的两个醉人儿属实无奈，正欲唤文杏露桃进来把她二人带去侧殿休息，却听见路才人口齿不清地问道：「姐姐，为什么，我都没见过你们笑啊。」

路才人问得没头没脑，我一时也不知该怎么回答。

「路儿喜欢这宫里吗？」德妃却是答非所问，她笑不达眼底，却是又给自己满上了一杯。

「宫里见不得爹娘，」路才人叹了口气，托住腮，「但是有好吃的，有好玩的，有静姝，有皇后娘娘和德妃娘娘对我好，没人拘着我读书背诗.....我还是挺喜欢的。」

「嗯，」我伸手没收了路才人的酒杯，只觉得她孩子心性，「可不许再喝了。」

我想收了德妃的酒，却被她按住手，「姐姐，再让我喝一点儿，就一点儿。」

她的手心冰凉，面上不知何时落下泪来，我知道她心里苦，但是除了拍拍她的手，也不能说什么，只是叹了口气。

「楚嫔死了。」她叹了口气，好半天没说话。

「我这些日子总做梦，梦见我变成了下一个她，我害怕了。」德妃摇摇头，「我不想变成她。」

「我不敢了。」她长叹一口气，「我还有爹娘胞弟，还有祖母年事已高。」

路才人听不懂我俩在说什么，却是懵懵懂懂地问道：「姐姐，我也不明白，同样是替皇上挡过刀，姐姐还不能生养了，为什么皇上那么偏宠莲嫔娘娘啊？」

「因为莲嫔，乖巧听话，爱皇上，」我不知道路才人能不能听懂，「母家低微。」

「真奇怪，」路才人傻乎乎地笑着，「什么时候母家低微居然成了得宠的助力了。」

皇上疑心病重，对宫中位份较高的嫔妃多有忌惮，前朝后宫联系紧密，皇上各宫里都得时常应付几回，也谈不上什么喜欢不喜欢的，唯有一个替他挡过刀的莲嫔，性子软糯天真，母家不过是个商户，掀不起什么风浪来，实在是好拿捏，皇上才敢放肆宠爱。

皇上羽翼已丰，早不是当年那个如履薄冰的三皇子，需要靠我父亲和丽嫔父亲上位了，故而丽嫔如今常吃挂落，我现在同皇上说话，也要三思而行。

我叫露桃扶了路才人下去，殿里只剩我和德妃。

「姐姐，我不敢了。」德妃醉意上来，合着眼仍是在呜咽，
「那年秋日我从树上摔进他怀里，他说他是三皇子.....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算计。」

文杏扶起她，「他救了我一次，我也还了他一命。」

「可我还是搭上了一辈子。」德妃低声呢喃，任由宫人服侍她安寝。

「娘娘.....」德妃睡下，文杏扶着我回了主殿，其实我也有点醉了，只是强撑着没表现出来罢了。

楚嫔说她后悔了。她的呢喃在我耳边，还有那一缕若有若无的热气。

德妃说她不敢了。她再也不敢爱皇上了。她怕她变成下一个楚嫔。

我自嘲地笑了笑，手腕上的羊脂镯子触感温润。我倒是幸运，自始至终，我没爱过。

这样才好。

不爱不伤。

28

宫里的日子说难熬也难熬，说快也快。

又要过年了。

我记不得这是我在宫里的第几个年头，一年一年的，也没什么不同。宫里向来热闹，大红灯笼从乾清宫挂到玄武门，不过今年宫宴上又多了些年轻的嫔妃罢了。

翻了年，我的栎儿就满十岁了。

我心里一直揪着一件事。

皇上刚登基的时候，就说要推广人痘的接种，但是奈何不少接种过人痘的孩子都没熬过去，百姓也不太敢拿自己的孩子冒险，尤其是富贵权宦人家的小少爷，没有一个长辈敢让接种的，唯恐孩子一个高热没挺过去就没了。

人痘推行不开，天疮就不能防治。

不说旁的地方，就是京城，也没有几个孩子肯接种人痘。

皇上觉得此事功在千秋万代，一心推广，奈何没有什么大的成效。

后来栎儿四岁的时候，皇上深思熟虑，曾和我提过一事。

他想让栎儿带头接种人痘。

他说接种人痘的孩子死者不过十分之一，而且大部分都是因为接痘后护理不当才没了的，人痘若要推行，必然要有个令人信服榜样。

栎儿是中宫嫡子，又是皇上唯一的孩子，理应由他做个表率。

我犹豫了很久很久。

没有一个母亲敢拿自己孩子的生命开玩笑，人痘刚刚推行，且不说护理和治疗尚未形成经验，就连人痘有没有用都要两说。

那是我第一次顶撞皇上。

我说不行，我不答应。

我说我也是做母亲的，我不能拿我的孩子冒险。

皇上说，不是要栎儿现在接种，等栎儿十岁的时候接种。

那时候人痘的效果就显露出来，栎儿必能安然无恙。

他说，等栎儿熬过人痘，他就立栎儿为太子。

太子。

我是舍不得让栎儿冒这个险，但是我不得不为栎儿的未来铺路。

那时候栎儿不过四岁，谁也不知道栎儿以后会有多少个兄弟。

我犹豫了。

我说，我要看看人痘的效果再做决定。

如今栎儿十岁了，身子骨健壮，我每见一回都觉得他又长个了，如今也要和我一边高了。

中午他来凤仪宫吃饭，十岁的少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栎儿吃得略快了些，却不曾失了规矩，我看着眼前这个少年，满心慈爱，「慢些吃，莫要噎到了。」

「儿臣也不知怎的了，近日总是觉得饥饿。皇祖母说儿臣还要长个子，可是儿臣觉得儿臣都被皇祖母喂胖一圈了。」栎儿嘟嘟囔囔地抱怨着，「母后这里的京酱肘子做得真不错，儿臣若不是怕发胖，必要干掉一个。」

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他瘦，左看右看干脆夹了一个酱肘子到他碗里，「母后巴不得你吃胖点，总觉得我的栎儿太单薄。」

栎儿纠结得皱起了眉，我看得好笑，他纠结再三，还是乖乖吃掉了碗里的肘子。

他一向这么乖。

我叹了口气，到如今，人痘效果初现，接种了痘苗的孩子果然都没有再得天花，痘苗经过几番改良，病死的孩子越来越少，民间对人痘也终于有了些改观。

我心里清楚，若是栎儿接种了人痘，必能更好地在大周推广。

更何况，如今皇上大权在握，愈发独断。我虽有心相劝，终究是架不住皇上主意已定。

我再说，皇上就烦了。

那日皇上派苏长升来传信，说开了春，就叫栎儿去接种人痘。

皇上不肯来凤仪宫，他不愿意同我吵。

他也不愿意听。

我心下默然，嘴里却是一阵一阵地发苦。

「文杏啊，本宫该怎么办。」我扶着额头，喃喃自语，文杏上前扶住我，「娘娘，大皇子吉人自有天相，不过是接个痘罢了，必能渡过此劫。」

她要说得我都懂，但是当娘的哪有不操心自己孩子的，就算是接痘的孩子无一病亡，我也不愿意拿栎儿去冒这个险。

但是皇上不理解，他说我一向恭顺贤良识大体，接痘本身对栎儿就是件好事，就算是不为了天下人考虑，就是为了栎儿以后不会感染天疮，我也不应该反对这件事。

我知道我同他无话可讲，他根本不理解我的心情。

栎儿是我在这深宫里唯一的盼头。

29

出了正月，齐才人的肚子就已经很大了，太医日日来把脉，只说孩子身体健康，倒叫太后和皇上宽慰不少。

太后年纪大了，一边惦记即将接痘的栎儿，一边惦记即将临盆的齐才人。

二月十五，我去寿康宫请安的时候，太后留了我用早膳。

太后在这宫中一辈子，什么风浪不曾见过，她见我一副郁郁寡欢的模样，就知我心烦栎儿接痘一事。

「皇后，」太后端起茶，对我点拨道，「你是大周的皇后，然后才是刘家的媳妇，栎儿的母亲。什么事，都不能以一个小家的标准来衡量，你是一国之母，全天下人都是你的子民。」

「是，儿媳谨记母后教诲。」我垂下头，面上不显，心里却揪得慌。

我也不知怎的了，只觉得揪心的很，明明以前栎儿也生过病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过这种不安。

没几日齐才人就生了，她身子骨健壮，不过半日，就生了一个女孩。

这是皇上的三公主。

皇上多少有些失望。

他膝下子嗣单薄，唯独栎儿一个皇子，他象征性地赏了齐才人一些东西，又晋了她的位份，其余的都叫我看办。

我瞧今日也是春光灿烂的好日子，不由得笑了笑，当年静姝出生的时候，也是这样的好天气。

「这孩子，就叫暖熙吧。」

我替三公主取了名字，暖熙。

齐才人晋成了齐婕妤，仍不能自己抚养孩子，我怜惜德妃膝下无子，便和皇上商量，把暖熙送到德妃身边抚养，又把齐婕妤一块挪到德妃宫里，也不至于叫人家亲母女分离。

齐婕妤性子轻浮了些，德妃性子冷清，倒也拿捏得住她。

30

天气越来越暖和，还是到了栎儿要接痘的那一天。

皇上下令让栎儿先挪到晖春园里去，等什么时候痘好了再回宫。

我不放心，坚持要送栎儿过去。

皇上允了。

接痘的地方，是晖春园西边的一个小院子，院子里所有东西早就准备齐全，近身照顾栎儿的人，除了他的奶嬷嬷，都是凤仪宫的人。

我拉着栎儿的手，「接了痘若是不舒服，你不要忍着，有什么事就叫王太医来，若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一定要告诉奶嬷嬷。」

栎儿反握住我的手，「母后放心，不过是接个痘罢了，儿子不出半月，必定回宫去。」

「母后给儿子的东西，儿子都带来了。儿子还带了些书，」栎儿一一指给我看，「太傅说儿子功课可不能落下。」

「那你晚上叫嬷嬷把烛火点亮些，仔细伤了眼睛。」我忍着悲伤，却不得不目送栎儿进了那间屋子。

「儿子还等着母后的荷花糕呢。」栎儿挥挥手，目送我先离开。

「栎儿，你当心些。」

「儿子知道。」

我回宫了。

路上文杏一直在安慰我，露桃则是逗我高兴，我笑不出来，又觉得这二人在我耳畔聒噪，索性都撵到车厢外边去，自己找了本书看了起来。

德妃初为人母，实在是不知道怎么照顾暖熙这个小家伙，她手忙脚乱，又请我去帮忙。

我瞧着暖熙的模样，比划道：「暖熙的下巴，倒是随了皇上。」

周围一众宫人也附和我的意见。

我其实是想说，暖熙的下巴，很像她哥哥。

第三日栎儿接了痘，我在宫里等晖春园的消息，宫人快马加鞭地回来，面上却是忐忑不安的模样。

「奴才见过皇后娘娘……」

「栎儿怎么样了？！」我身子前倾，急切得有些失仪，反应过来又坐了回去。

「回娘娘的话，大皇子……不太好。」

「什么？！」我站了起来，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你给本宫说清楚！」

「大皇子接了痘就说不舒服，不过一个时辰就发起了高烧，王太医说他也没见过像大皇子反应这么厉害的，眼下正和几位太医商量着配方子呢。」

我几乎要站不住，「本宫要去晖春园。」

我最终还是没能出的去。

因为皇上说：「接了痘哪有孩子不发热的，栎儿兴许是反应厉害了些，也不妨事。你如今兴师动众的，若是闹得满京城都知道，不更叫百姓害怕人痘了吗。」

皇上嘴上说着叫我安心，可是乾清宫和凤仪宫夜夜灯火通明。

第七日了栎儿的烧仍是降不下去，我急了，冲进乾清宫，请皇上允我去晖春园。

「皇上，再烧下去，栎儿就烧傻了。」我用尽最后一丝理智，强忍着火气同他说话。

「再等等。」皇上也是一脸倦容，却强撑着淡定。

「我等不了了！」我说。

这是我这么多年，第一次吼皇上。

「备车！本宫要去晖春园。」我掉头出了乾清宫，却撞上前来报信的宫人。

那人愁容不展的样子，叫我实在是心生不安。

「栎儿怎么样了？」

我拦下他的去路，他却绕过我直接进了乾清宫。

我提起裙摆，一路小跑地追了进去。

「栎儿到底怎么样了？！」我近乎哀求，「你说话呀！」

「娘娘.....」那人跪在乾清宫正殿里，终于肯开口，「大皇子殇了。」

「你说什么。」我几乎站不稳，文杏要扶我却又被我甩开，我抓住那人的肩膀，「你刚刚说什么？！」

这个姿势着实不够雅观，可是我哪管那么多呢，我好像听不懂他说什么，「你说什么，什么叫大皇子殇了，大皇子伤到哪里了？！你说话呀——」

那人低下身子去，以额触地，「娘娘，大皇子没了——」

「你胡说什么——」

我不相信，他居然敢骗本宫。

「皇后！」好像有人在喊我。

「你别闹了！」

好像是皇上。

他在哭什么，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他哭。

我没有闹啊，只是有人在骗我，有人骗我。

「刘晟，」我叫他的名字，「我没有闹啊。」

「他骗我。」我指着地上那动也不敢动的宫人，「你敢骗本宫，看来本宫让你觉得本宫平日里太好性儿了。」

「皇后！」皇上的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，「你不要闹了。」

我站在那里，看着他哭。

「栎儿怎么可能有事。他还想吃我做的荷花糕呢。」

「我得回去看看有没有荷花了，不然栎儿回来了，没有糕吃，他就恼了我了。」

「刘晟。别哭了，一会儿叫栎儿看见了，他还以为怎么了。」

我直挺挺地站在那里，梗着脖子，不知怎的，没有眼泪，心里只有荷花糕。

「皇后，栎儿没了。」皇上的声音很轻很轻，有气无力。

「你胡说——」我在乾清宫里撒泼，「我的孩子是这天底下最好的孩子，他还答应我，不过半月，就回来看我，他从没骗过我。」

「还有七天，他就回来了。」

我跌跌撞撞地走了出去，眼泪簌簌地往下掉。

宫人备好了去晖春园的马车，我几乎是手脚并用地爬了上去。

文杏在说什么我都听不见，走了好久好久，我才到了晖春园。

「栎儿在哪？」我问宫人，她们低着头，不敢言语。

我进了栎儿接痘的地方，小太监拦着不让我进去，我听不见他说什么，只能高声叫道：「栎儿！栎儿！栎儿！」

我多么希望他能从窗口探出头答应我一声。

他最舍不得他娘哭了。

可是我嗓子都喊哑了，他怎么还不理我。

他是不是睡着了。

这个时间他应该在读书啊。

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推开了那几个小太监，「都给本宫让开！」

我终于进去了。

这屋子里光线这么暗，栎儿读书一定很伤眼睛。

床上躺着的是谁家的孩子，怎么睡觉还蒙了脸。

那孩子的手还露在外面，我一摸，怎这般冰凉。

这手生得真像我的栎儿的手。

很是修长。

但是我的栎儿的手是热的。

能握笔，能拉弓，会给我变戏法，会给我捶肩。

「这是谁家的孩子啊，」我气若游丝，伸手扯去了他面上的白布。

我看了许久许久，突然笑了。

这孩子，学得这般累吗，睡得可太熟了。

我伸手拉开被褥给他盖上，做娘的粗心，怎冻到了自己的孩子。

底下的人也是，栎儿睡了连个被子也不管，真是该敲打敲打了。

睡吧，栎儿。

娘在这儿守着你。

娘哪也不去。

31

我守着栎儿，坐到了天黑。

栎儿睡得这般熟，一定是累极了。

屋外站了一群宫人，却又不敢进了。

也是，他们玩忽职守，怕我罚他们呢。

等到晖春园灯火通明的时候，皇上来了。

「皇后，你不要闹了。」他面色沉沉，看起来极为压抑。

「嘘。」我指指栎儿，「你小点声。」

「栎儿没了朕也很难过。」他逆着光，我看不清他的脸，「但是这不是你像个疯子一样的理由！」

我被他那一句「没了」，刺激得吐了一口血。

我清醒了。

「皇后！」

我伸手制止了他的动作。

我转身替栎儿掖了掖被角，起身走了出去。

我不愿意在栎儿面前同他父亲吵。

「皇后。」他出来了。

「刘晟，」我语调平平，「我恨死你了。」

「你说什么？」

「我说，」我又重复了一遍，「我恨死你了！」

「我恨你！」我瞪着他，「我恨不得你替栎儿去死！」

「朕送栎儿进来的时候，也没想过栎儿会死。」

「你放屁！」我恨极了，「你就是想害死我儿子！」

「你巴不得他死！」

「皇后！」他大声喝道，「你还要闹多久？！」

「皇后得了失心疯，来人，送皇后回宫！」

「刘晟，你废了我，废了我吧——」

「我再给你做一天皇后，我都觉得恶心——」

宫人把我架上马车，她们紧紧地按着我，生怕我再骂皇上一句，她们都要跟着掉脑袋。

深夜难行，马车摇晃，却无人敢出声。

我泪流满面。

我本林家女，才貌动京城。

嫁与刘家三郎，为妇十四秋。

掌宫规，理宫务，战战兢兢不敢有误。

到如今，父告老还乡，心上人在远方。

唯幸得一子，常伴身旁。

子恭顺，敬父母，怜幼妹，晨读晚习，不敢有误。

奈何世事无常。

吾自问良善，上孝太后，不曾忤逆，下顾妃嫔，未有克扣，贤良淑德，以此标榜。

只恨天道不公，世间十分苦，七分由吾尝。

32

刘晟终究没有废后。

我病了。

我躺在凤仪宫里，病了好多年。

日子还是一天天地往下过。

静姝识字了，她跑到我面前，奶声奶气地背了一首《静夜思》给我听。

「母后，你怎么哭了？」

「静姝背得好，母后高兴。」

德妃协力宫务好多年，一边是后宫，一边是暖熙，闹得她不得安生。以前她总是说后宫里日子空虚，守着烛火一坐就是一夜，如今她只恨不够睡的，日日早起太痛苦。

莲嫔又怀孕了，皇上很高兴，晋了她为妃。不过一年，二皇子就出生了。

皇上取名为刘栋，小名为康。

路才人得了恩宠，皇上很喜欢她单纯的模样，也爱往她那里去。

丽嫔如今安分的很，皇上也老往她那里去，只是她也不见得高兴。

齐婕妤又怀了二胎，只是仍旧是个女孩，这一次她自己取了名字，叫玉珠。

太后娘娘昨冬去了，她年纪大了，一身病痛，去了也算解脱了。

我病得愈发重，太医说我是心病，总是不见得好。

其实我只是不肯喝他的药罢了。

皇上总爱往凤仪宫送东西，我收了转手就送给了宫妃们，她们日子过得太苦。

后来我昏昏沉沉。

有时睁眼看见了莲妃，她低着头擦眼泪呢，我无奈，都是做了娘的人了，怎么还是这么爱哭。

「娘娘，臣妾不识字，教不好康儿……」莲妃低着头，「娘娘，你快好起来吧，你教康儿读书吧……」

我握着她的手，「自己的孩子自己养，本宫可不替你操这个心。」

「好好把康儿养大。」

她拼命点头，却仍是在掉眼泪。

有时候我还能见到路才人。

「姐姐.....」她眼泪汪汪，「你快好起来好不好，我不想承宠，我只想陪着姐姐.....」

我替她顺一顺发梢，「你也不是小孩子了，总归有要承宠的一天啊。」

她可怜巴巴地拽住我的袖子。

「莫要怕，路儿，还有德妃护着你，本宫很放心。」

小丫头哭得不成样了，几乎要岔气。

我哄了她一会儿，连送带撵，小丫头眼泪汪汪地走了。

有时候德妃会来。

「娘娘.....」德妃也是红了眼眶，「臣妾一向不会算账，你可不能把这一担子宫务都交给臣妾啊.....」

「本宫可要松快松快了，」我打趣她，「省得你日日枯坐对灯泪流。」

我这个笑话讲得不好，把德妃逗哭了。

「本宫到如今，唯有静姝放不下了。」

「你若是还念着本宫的好，就替本宫好生照顾好静姝吧。」

「臣妾一定对静姝视如己出。」德妃哭着应下。

我托付了好多好多的人，德妃，莲妃，路才人，丽嫔。

有这么些人护着，静姝应该能平平安安长大吧。

后来，我的日子开始倒着过了。

栎儿走出了那间小屋子。

顺妃笑意盈盈地站在我面前。

嚣张跋扈的丽妃气得我头疼。

莲妃被皇上送出了宫。

楚嫔一身骑装驰骋马场拉弓射鹿。

我凤冠披霞，被皇上郑重地还给了我爹。

我爹求我入宫的时候，我说「我不愿意」。

先帝收回了赐婚的圣旨。

我回到年少时光，春光灿烂，有个少年跃上我的墙头，问我愿不愿意跟他走。

我说：「好。」